

绝望 的绿茵场

乌耕 著



足球是社会的一个缩影
一面镜子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绝望的绿茵场

乌耕 著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书 名 绝望的绿茵场

著 者 乌 耕

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(地址: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:30019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沂水县沂河印刷厂

版 次 1999年1月第1版

印 次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32开(850×1168毫米)

8.5印张 190千字

I S B N 7-80563-735-0/G·069

定 价 13.80元

自序

我们曾经无视胃的要求，像小草一样在风中歌唱，即使是在无雨的夏季，也依旧有着甜润的歌喉。后来我们终于吃饱了，甚至喷着酒气，打着饱嗝，这时的幸福感，自然因为刚刚告别了植物而显得异常尖锐与亢奋，于是我们开始学习多愁善感，对着卡拉 OK 诉说寂寞与爱情，并像拥抱久违的情人一样，忘情地拥抱了足球。

然而，我们似乎有些一厢情愿，有一种扑空的感觉，一粒黑白相间的足球，让它趴在草坪上搞静物写生，很美，很耐看，而一旦到了球员脚下，便显得不伦不类，既看不到勇敢，也看不到韧劲儿，更看不到应有的灵性与智慧。当一个势在必进的球射飞之后，一位裹了脚的老太太球迷说：这个球，我也踢不飞！

按中国的文化传统，秋天是个感伤的季节。1997年11月7日凌晨，当中国与沙特之战的终场哨声响起时，这个秋天给予中国球迷的，已经不会仅仅是感伤。我是一个十足业余的球迷，很有些叶公好龙的嫌疑，但望着深夜的电视荧屏，胸中还是涌出了莫名的沮丧与苍凉。相信在那一刻，中国正有亿万个痴情的球迷，用泪眼盯着那一只该死的皮球，直到荧屏上飘舞起寒冷的“雪花”。

中国足球怎么了？中国人与足球无缘吗？尤其是最近十年来，咱们几乎一直在这样的困惑和叩问中踢球。如果算总账的话，这一粒皮球已经前后经营了近半个世纪，但中国足球队，终于由亚洲的一流球队，踢成了谁也吃不准的“X流”。缺钱吗？中国在足球上的投入，早已跻身亚洲前列，我们很有一批一掷千金的俱乐部，而球员的收入，已经使韩国的球星感到他

们不是星而是萤火虫；缺高水平的教练吗？咱们自己的“土炮”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热闹得就像过去的洗澡塘儿，而曾经进口的“洋枪”也不下几十杆，更有几分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悲壮；缺狂热的球迷吗？中国的球迷之多，温度之高，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，虽然国内联赛形同儿戏，国足在大赛中更是屡败屡战，但在球迷那里却似乎是越臭越香，这种很不可思议的“水涨船低”效应，已经构成了一幅很独特的“东洋景”。

遗憾的是，万事齐备，不见东风；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所有的硬件似乎都很硬，我们的那只皮球却很软，像一只永远也不会钙化的软蛋，恬不知耻地兀自卧在那儿，任你怎么踢，它硬是没感觉没灵性。能想的办法好像都想过了，可谓升天入地，栏杆拍遍，子规啼血，精卫填海，但咱们的那只皮球依旧漏气。

克鲁伊夫说过：足球是社会的一个缩影，一面镜子。坐在这面“镜子”前，咱们忙于梳妆，顾影自怜，热闹倒是足够热闹，但几十年过去了，宫花寂寞红，少女成徐娘，对着眼角上的历历沧桑，该坐下来冷静地清理一下自己了。

作为一个十足的外行，我并非出于对足球的痴迷，开始坐下来研究足球，研究踢球和看球的人，研究隐在绿茵场背后的广袤的社会和历史。当然，这也是一个自我洗礼的过程，因为我只是一介文弱书生，作为中华文明的一粒因子，理应对弱不禁风的中国足球，负有一份自己的责任。所以，我的这份研究，同时也是一份自我忏悔。

我没能得出乐观的结论，这与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毫无关系，因为一旦走到足球的背后，一种巨大的苦涩和苍白便扑面而来，甚至某种历史的宿命以铁一样的冷色，销蚀着我残存的一点儿浪漫或者想入非非。足球，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，它像任何其他舶来品一样，在中国都要走进一种非常独特的命运。这种碰撞是耐人寻味的，虽然足球不是传教士，更不是洋枪洋

炮，而且我们早已经在培养“地球村”的概念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了愿望和热情，足球就会成为我们的梦中新娘，会含情脉脉地欣然掀去她的盖头。

这是一种跨越了太多时空的对话，彼此的背景、处境和心境都很不同，某种错位便不言而喻。当然，足球只是一种游戏，能让大家轻松一下就很好，但遗憾的是，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能叫人轻松，当中国足球成为一项很独特的痛苦的事业的时候，且请你跟我一起沉重那么一小会儿。

作者

1998年10月

目 录

自序/1

梦里也知身是客/1

“主人翁”是个诱人的概念，也是位美丽的仙女，可惜她一直住在天上，不肯到地上来与意中人结庐而居——一位家庭主妇会把一枚硬币攥得发烫，而无须外人提醒她说：你是家庭的主人——我们的俱乐部什么也不缺，它只缺少一位有血有肉的主人。

无规矩也成方圆/12

继引进外员之后，我们又开始“进口”裁判，未知足协下一把会进口什么——中国足球，到头来大约还是要中国人踢，中国人裁——如果无规矩也成方圆，渐入佳境的“黑哨”就不仅要催生出越来越多的灰色，且终有一天会吹出一个中国式的黑色幽默来：咱们的足球是方的。

“墨索里尼永远有理”/24

有过多少次输球，就有多少回总结——总结从来不疼不痒，输球总是扎扎实实——我们有一只乐观主义的皮球，它越来越靠自造的神话来喂养，更喜欢到穿衣镜前自我撒娇，努力在密密麻麻的“青春痘”中寻找“美人痣”——自恋不是自爱，“半老徐娘”应该告别

“少女”时代了。

无才可去补苍天/34

中国足球有多少无奈，教练就有多少尴尬——当教练“下课”成为夏季的一道寻常风景时，球迷们似乎不该从中收获了太多的快意——在西安，贾秀全用他的“国脚”去迎接球迷掷来的矿泉水瓶子，这悲惨的一幕，或许意味着中国足球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扑空。

“发动机”问题/52

总有金钱够不着的地方，而它们也许就是最重要的——挥霍掉大量的时间和热情之后，人们应该能够反躬自问：我是否丢弃了一些根本的支点和朴素的情愫——或许蹩脚的现代“牧师”对真诚和心灵有过太多的透支，但喧嚣和浮华消褪之后，我们会在某一天突然发现：真正支撑足球和这个世界的，只能是丰满的人和他的信仰以及热爱。

被宠与被囚，自律与他律/99

海埂似乎是个神秘甚至神圣的地方，其实它是文明的一处硬伤——只因为我们缺少应有的自爱，大地上才筑起了那么多高墙，把自由和清风囚禁在里边——望着家中或者球场上的“小皇帝”，再想一想历史上的“大皇帝”，难道我们会有幸福的成就感？

众人扶起娇无力/109

皮球总是漏气，也总是做些温柔的修补，于是它的身上结满了美丽的补丁——一些无形的东西或许是更重要的，比如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——一个内心虚弱的人，会是一个万劫不复的失败者，而双肩如果总是拒绝承担的话，它也会像盲肠一样萎缩乃至于永远消失。

析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/125

做炕头上的汉子或许是轻松惬意的，在窝里横也可能找到英雄的感觉，但谁也无法拒绝一个真实的世界，并把所有的挑战和击打都理解成爱抚——如果还有太多的阿 Q 热衷于对小尼姑来点儿性骚扰，则苍老的“未庄”便没有年轻的未来。

在体能与智能之间/141

中国乃至东亚足球，很长一个时期内已经在卖“大力丸”，并在法国世界杯上货真价实地卖了一回——人当然也是一团物质，但在这个意义上他只是一茎柔弱的苇草，使其坚强并使其凌驾于万物之上的，只能是他的智慧与灵性，那是宇宙的绿色和光。

嘈嘈切切错杂弹/156

媒体应是某些根本价值的守护者，而不是一位搔首弄姿的商女——从红海洋到灰海洋，从烈女到荡妇，其间分明没有一串升华的脚印——在世纪末的狂欢中，或许有人会把尿布当作旗帜挥舞，但应该有人站出来说“不”，一种旷日持久的缺席判决应该结束了。

宁无一个是男儿/171

足球是男人的事业，是勇敢者的事业——当奶油小生比女人更女人地向你抛媚眼时，你该知道，这可能并不是男人最后的妩媚和微笑——太监和贾宝玉留下了丰厚的遗产，中国的男性积弱积贫，也许他们开始尝试着在绿茵场上书写阳刚和勇武，但没有真正的男人，便不会有真正的足球。

明媚鲜妍能几时/194

早开的鲜花和早熟的果实，或许能给人某种惊喜，但这不会是造物主的偏爱——东方式的成熟，常常意味着灰色的死亡——无数次面对着颤抖的枯枝和疲惫的夕阳，岁月在问：你究竟还要错过多少个秋天？

李惠堂启示录/220

大水过后，街上开始流行自然生态的“红裙子”——各种“酸雨”早就下过了，“人文生态”却还是个陌生的概念——在沙滩上可以搭美丽的积木，但分明不宜于玩足球，更难建设现代化的摩天大厦——当世纪末的黄沙打在脸上，即使你带了几分醉意，也切莫感到很温柔很写意。

国民性与足球/233

足球是城市和工商文明的宠儿，在巨大的农耕文明的背景下，它注定要跌入一种历史性的尴尬——观众和演员从来是互相说明的，每个人的手上都托着一份正在书写中的历史——国民性的改造是一项艰巨的工程，但却是一个必须喝干的海洋，如果不是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认真地审视和擦拭自己，则醉人的绿色将永远只是遥远的风景。

梦里也知身是客

“主人翁”是个诱人的概念，也是位美丽的仙女，可惜她一直住在天上，不肯到地上来与意中人结庐而居——一位家庭主妇会把一枚硬币攥得发烫，而无须外人提醒她说：你是家庭的主人——我们的俱乐部什么也不缺，它只缺少一位有血有肉的主人。

国人似乎是浪漫的，但骨头里又好像缺少真正的浪漫，这表现为对某种新东西的接受挺快，也很有些东施效颦的冲动，但却往往虎头蛇尾，有始无终。比如在马路上看到人家穿了一件很“酷”的时装，一阵心旌摇摇之后，也立马去布店割来面料，哼着小曲儿赶回家，关起门来依样画葫芦。但对人家的时装既无一定的研究，对自己的身段儿肤色和长相，也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，便不免有些盲人骑瞎马之嫌。点灯耗油，手忙脚乱，把一双眼睛熬成了两枚红“纽扣”，葫芦总算画出来，带了几分惊喜穿将起来，在穿衣镜前顾影徘徊，便有了昭君出塞前那种“光明汉宫，耸动左右”的感觉。及至第二天穿出去，本来是准备收集赞美的，不料众人却投来十足暧昧的目光，这时自不免生出几分狐疑，十万火急打道回府，再站到穿衣镜前时，已是几分恼怒几分无奈。努力回忆人家的时装式样，脑袋中空空如也，再细打量自己的一身妆扮，是驴是马是骡子，心中更是一片茫然。到这时，便既没有再作修补的热情和耐心，更不会有另

起炉灶的勇气和力量，于是浪漫主义退席，取消主义和实用主义上班：罢，罢，罢，管他呢，有毛就不秃，是衣便遮寒，就这样凑合着穿吧。

我们的足球职业联赛，便给人这种时装的感觉。当然，我们曾经穿过或者正穿在身上的时装，远不止这一件。

或许有人认为这评价过于苛刻，且让我们看一看联赛的历史和现状。

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始于1994年，如果自我撒娇的话，当然可以找出几颗“美人痣”来，并对着镜子自我陶醉一番，但如果用某种标准量一量，就会发现教训多多，问题多多，而“美人痣”尚在乌有之乡。

这标准说来并不高，第一条，是一个古老的标准，也是个常新的标准，目前的国人，大多也还拿着这卷皮尺，这便是爱国主义。中国人本来是不怎么玩足球的，喜欢玩乒乓球，而且玩得很绝，因为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，如果我们不玩儿，便好像比人家矮了一大截儿，于是也来玩儿，以证明我们玩什么都行。按照这个逻辑推导下来，自然就有个标准，那就是要玩出点名堂来，最起码要冲出亚洲，到世界杯或奥运会上去遛一圈儿。大凡世界上的足球强国，都有红红火火的国内职业联赛，所以，我们不仅玩上了足球，也搞起了职业联赛。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没搞联赛前，中国足球在亚洲是坐前几把交椅的，与世界杯已经只有半步之遥，没想到几年联赛下来，世界杯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变得更加模糊和遥远，所以，当我们再一次“魂断巴黎”后，何慧娴司长在大连新闻发布会上及时地提出了“定位”问题，这应该天然地包括了给国内联赛的“定位”。而最让我们难堪的是，玩足球的历史绝不比我们更长的西亚诸强，并没有搞职业联赛，且几乎都是“蕞尔小邦”，却已经很轻松地骑到了我们

的脖子上“作威作福”，包括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卡塔尔。因此，用这条标准一量，足球不仅没给我们增光，反而把大家搞得有些灰头土脸，如果坐下来论功过得失，国内联赛首先应该挨板子。

第二条标准比较朴素，也比较实在，那就是看职业联赛对大众体育的带动，姑且算是退而求其次。如果一项运动能诱发大众的兴趣和热情，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，健身强体，蔚成风气，也算功德无量。联赛伊始，头两年球市火爆，万众沸然，似乎兆头不坏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联赛越来越像是一帮顽童“过家家”，国足如影随形，在大赛中也屡创败绩，于是广东的球市已经由“牛市”转入“熊市”，给人以“匆匆春又归去”之感。当然，如今那一部分既迷足球也踢足球的青少年，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受了职业联赛的诱引，我没有详尽的调查和统计，但打分显然不宜过高，起码要“去掉一个最高分”，保留那个最低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并非要把这笔账全算到联赛的头上，而只是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：联赛水平太低，给中国足球这口鼎沸的大锅，不仅没有火上浇油，而是要常常泼点冷水，应该是毫无异议的。至于国人爱看球而不怎么喜欢踢球，当然还与国民性大有关系，即那个古老的“看客”传统，这一点姑且存而不论。

第三条标准是联赛的规范化问题。这一条比较专业，但似乎更重要，因为联赛的生机与活力，与这一条关系最密切。既然是专业化要求，自可以量化分解，用一些子指标加以考核，比如俱乐部产生、运营机制的设立和完善，董事长、总经理、主教练的职司范围及法律依据；赛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，尤其是对俱乐部及球队的奖惩细则；裁判队伍的建设和管理，尤其是职业道德的培养和富有刚性的监督约束；职业球员的行为规范及升黜标准，工资待遇和转会制度

的法制化管理，如此等等，都可以逐渐做到有章可循。当然，在“计划”和“市场”的转型期，纷纭万象，矛盾丛集，操作起来有时不免左右支绌，进退失据，但这绝不意味着有关方面可以无为而治，或者充其量被动地修修补补，等哪儿沧海横流“失火”了，再开了消防车去显英雄本色。这要求不能算高，比如联赛中人鬼共怨的假球和“黑哨”问题，窃以为有关方面难辞其咎，一种公正的监督机制，经过一定努力并不难建立起来；比如联赛的奖惩规则，分明失之于简单粗疏，“两头紧中间松”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，尤其是到了赛季的中后期，只有面临降级和有望冲三甲的队伍才“紧忙活”，众多“小康”人家无忧无虑，一脸轻松，看不出“卖”场球弄个小钱花花有什么不可以的；再比如这球员转会制的“土法上马”，便难脱“洋跃进”的嫌疑，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充分发育的市场所带来的各种规范和约束，球员必然会成为权利多多而义务少少的幸福的“鱼儿”，而游了几个来回后他们就游成了凶猛的“大鲨鱼”，做思想政治工作似乎很难使其温柔和勤奋起来，陈亦明的统军经验是“拍拍肩膀踢一脚”，可见教练的曲儿已经很难唱了。

用这三条标准粗线条地一量，联赛的“三围”便能清晰地读出来，也就是说，被狂热的球迷拥在怀中的，并不是一位什么丰腴的美人儿。当然，如果有人说，别要求那么高，能热热闹闹出点动静就行，那自然无话可说。《骆驼祥子》中的刘四爷就这样：虎妞新婚之日，家中煞是热闹，四爷不知从何处借来一台破留声机，吱吱呀呀唱个不休，野猫叫春一般，但人家四爷感觉甚好，反正他又不是欣赏音乐，能出动静就成。

然而，对我们的一粒足球，像四爷那样豁达宽容的人，细究起来实在不多，这一部分人压根儿不是球迷，而是“智

叟”在讲风凉话，多如恒河沙数的球迷作寒作热，要死要活，一场球的失利甚至超过了一场失恋，有的不惜跳楼喝药，以命相殉，盖源于他们有一定的标准，有一个揣在怀中已经捂得发烫的希望，而几乎中国的每一个球迷都明白，如果联赛的水平继续“臭”下去，国足是不可能“香”起来的。

那么，联赛的“病灶”何在？专家门诊，江湖郎中，中医号脉，西医拍片，似乎已经折腾过几个回合，但病症并没有找到，于是绿茵场上的“林妹妹”，便由最初的咳嗽，转入了轻度的低烧和咳血。

在我看来，中国的职业联赛患的是一种慢性综合症，毛病很多，体质很弱，西药断不可再用，须借助我们的国粹中医理论，从长计议，标本兼治，固本为主，理气辅之，假以时日，方可渐有端绪。

“本”是什么？又如何“固本理气”？且让我们先讲点题外话。

据报载，山东省诸城市的前市委书记陈光，曾经讲过一组有趣的数据：该市一家拥有 300 名职工的国有企业，以“如果看见有人偷企业的财产你怎么办”为题，搞过一次问卷调查，结果如下：答“装作看不见”的有 200 人，占 73.3%；答“他偷我也偷”的有 67 人，占 22.3%；答“与他作斗争”的有 13 人，占 4.3%。

这组数字似乎缺少温情，甚至有几分残酷，值得好好“解读”。

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，还是这个问卷调查，如果放在 20 多年前来搞，结果会如何呢？对此只能做出一个大致的推测。根据我的经验，我想，“装做看不见”的人依旧也会有，但不会超过 15%；“他偷我也偷”的会是零，而“与他

作斗争”的会占绝大多数，但须对斗争方式作出界定：面对窃贼和歹徒，为保护国家财产奋不顾身冲上去的人，比例大约很低，应该不会超过 10%，更多的人，会采取诸如向有关部门或者领导反映之类较安全的方式，道理很简单，财产不是自己的，而小命却是自己的，且如保尔所言，它“属于我们只有一次”，既然干活时额头上流点汗都比较困难，这流血的要求显然失之于奢侈。

20 多年过去了，“他偷我也偷”的比例，由零升到了 22.3%，一个 300 人的企业竟只剩了 13 位“主人翁”。关于“主人翁”的教育和培养，以各种方式前后进行了近半个世纪，就是时下的报章上，我们也还间或能看到它的芳容。这结果是令人沮丧的，颇像一个害单相思的小伙儿追一个薄情的姑娘，越追越没“戏”了。是大喇叭的功率不够大？还是笔杆子不能生花？似乎很值得检讨一下。

我探讨的结果是：我们的“主人翁”是个仙女，她一直住在天上，不肯到地上来与意中人结庐而居。在理论上，国有企业的每一位职工似乎都是主人，而在实际上却谁也不是主人，也就是说，企业有一个抽象的主人，却从来没有过具体的主人。这很像吴琼花参加娘子军以前的情形，我小时候看过小人书，上面画了一个木头男人，那便是吴琼花的丈夫，一个用木头做的概念，但她必须守着它过日子，而且要恪守贞节。

吴琼花后来参加了革命，她终于没能守住，这和我们的“主人翁”跑了差不多，这是令人遗憾的。不能因此说吴是个坏女人，或者说工人阶级不够坚强。如今，大中型国有企业正在向改革要活力，有大量的职工下岗，有人这样说：当了多年“主人翁”，自我感觉一直还可以，今天觉悟更高，自个儿炒了自个儿的鱿鱼。——这大约是中国式的黑色幽默

吧。

为“主人翁”的失踪之谜，我们已经绕了半天，所以如此不惜力气，只因为足球同样面临一个寻找“主人翁”的问题。如果问：在国内联赛中，足球的“主人翁”是谁？答曰俱乐部；俱乐部的“主人翁”是谁？答曰投资者；谁是投资者？答曰是企业；最后一问：“谁是企业的‘主人翁’”？这就和前面的讨论接轨了。

道理是不言而喻的：俱乐部只是大型国有企业这张“皮”上的一根“毛”，为这“主人翁”问题，企业尚且“妹妹找哥泪花流，不见哥哥心忧愁”，那么，“皮”犹如此，“毛”何以堪？

所以，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痼疾，俱乐部都与生俱来且会“胜于蓝”，因这毛病是从娘胎里带来的，是先天性的，所以医治起来也就特别棘手，远的例子可以举天津。稍有体育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天津曾是中国的足球重镇，有过20年的辉煌，是最早引进外教和出国留学的地方队之一，更是国内最早搞俱乐部改制的，当时曾光荣过一阵子，人称“天津模式”。按说，既有雄厚的基础，又有敢为天下先的锐气，天津理应成为中国足坛的长青树，但不幸的是，80年代中后期以后，天津足球便开始了他们的“王小二过年”。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，但根本的一点，端在于俱乐部颇像阿庆嫂开茶馆——“来的都是客”，人心涣散，内乱不已，终于由盛而衰。与此相映成趣并能互相说明的是东北的工业，大家都知道，东北曾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，基础好，起点高，并最早搞过破产试点，但东北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滑坡和亏损，在全国恐怕也是最“先进”的。

近的例子发生在今年冬训期间，报载，甲B到海埂后，最财大气粗的要推云南红塔队，人家在基地最好的一号楼租